

名家集注 论语

册三

三国魏·何晏 南朝梁·皇侃 宋·朱熹等注



◆ 册三 ◆

名家集注论语



三国魏·何晏 南朝梁·皇侃 宋·朱熹等○注



印刻工业出版社

◎子曰：『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。何晏曰：知者，知意之知也。知者言未必尽，今我诚尽。有鄙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，我叩其两端而竭焉。』孔安国曰：有鄙夫来问于我，其意空空然，我则发事之始终两端以语之，竭尽所知，不为有爱。李充曰：日月照临，不为愚智易光；圣人善诱，不为贤鄙异教。虽复鄙夫寡识，而率其疑，诚谕于圣，必示之以善恶之两端，竭己心以诲之也。缪协曰：夫名由迹生，故知从事显；无为寂然，何知之有。唯其无也，故能无所不应，虽鄙夫诚问，必为尽其本末也。朱熹曰：孔子谦言己无知识，但其告人，虽于至愚，不敢不尽耳。叩，发动也。两端，犹言两头。言终始、本末、上下、精粗，无所不尽。程颐曰：圣人之教人，俯就之若此，犹恐众人以为高远而不亲也。圣人之道，必降而自卑，不如此则人不亲，贤人之言，则引而自高，不如此则道不尊。观于孔子、孟子，则可见矣。尹焞曰：圣人之言，上下兼尽。即其近，众人皆可与知；极其至，则虽圣人亦无以加焉，是之谓两端。如答樊迟之问仁知，两端竭尽，无余蕴矣。若夫语上而遗下，语理而遗物，则岂圣人之言哉？

译文

孔子说：『我有知识吗？没有哩。有一个庄稼汉问我，我本是一点儿也不知道的；我从他那个问题的首尾两头去盘问（才得到很多意思），然后尽量地告诉他。』

解读

『吾有知乎哉？』孔子自设『有知』之问，自答以『无知』。与孔子一贯『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』，『敏以求知』，『乐以忘忧，发愤忘食』，勤学不倦而知识丰富的特点相矛盾。这里的『有知』，『无知』不是指知识的多或少，或者知识的有或无，而是特指对当前所未认识的事物的一种态度，即我对眼前出现的我以前不认识的事物而

发出的问话，『我知道吗？』答曰：『我不知道。』孔子再引『鄙夫』问话，鄙夫问话内容孔子蒙后省略，补出即：你是如何获取知识的呢？孔子回答他：『空空如也，我叩其两端而竭焉。』『空空如也』，意即空明虚静，湛然虚灵，不带任何主观成见。『叩其两端而竭焉。』『竭』后省略一『中』字，『两端』即对立矛盾事物的双方，即事物矛盾的对立面。全章意思是不带主观成见，客观地从事物矛盾的双方去认识事物，逐层分析事物，这就是孔子对事物认识的过程和方法，从『无知』到『有知』的过程和方法。



◎子曰：『凤鸟不至^①，河不出图^②，吾已矣夫！』孔安国曰：圣人受命则凤鸟至，河出图。今天无此瑞。『吾已矣夫』者，伤不得见也。河图，八卦是也。繆协曰：夫圣人达命不复俟，此乃知也。方遗知任事，故理至乃言。所以言者，将释众庶之望也。孙绰曰：孔子所以乃发此言者，以体大圣之德，弟子皆禀绝异之质，垒落殊才，英伟命世之才。盖王德光于上，将相备乎下，当世之君，咸有忌难之心，故称此以征己之不王，绝不达者之疑望也。张载曰：凤至图出，文明之祥。伏羲、舜、文之瑞不至，则夫子之文章，知其已矣。朱熹曰：凤，灵鸟，舜时来仪，文王时鸣于岐山。河图，河中龙马负图，伏羲时

出，皆圣王之瑞也。已，止也。

注释

① 凤鸟：古代传说的一种神鸟。② 图：河图，在上古伏羲的时代，黄河中的龙马驮着『八卦图』出现。

译文

孔子说：『凤鸟不来了，黄河中也不出现八卦图了。我这一生也就完了吧！』

◎子见齐衰^①者、冕衣裳者^②与瞽者，包咸曰：冕者，冠也，大夫之服。瞽，盲也。见之，虽少必作^③；过之，必趋^④。包咸曰：作，起也；趋，疾行也。此夫子哀有丧，尊在位，恤不成人。皇侃曰：言孔子见此三种人，虽复年少，孔子改坐而见之，必为之起也。朱熹曰：齐衰，丧服。冕，冠也。衣，上服。裳，下服。冕而衣裳，贵者之盛服也。瞽，无目者。作，起也。趋，疾行也。范祖禹曰：圣人之心，哀有丧，尊有爵，矜不成人。其作与趋，盖有不期然而然者。尹焞曰：此圣人之诚心，内外一者也。

注释

① 齐衰：齐音咨，衰音崔。古代丧服，用熟麻布做的，其下边缝齐（斩衰则用粗而生的麻布，左右及下边也都不缝）。② 冕衣裳者：衣冠整齐的贵族。冕是高等贵族所戴的礼帽，后来只有皇帝所戴才称冕。衣是上衣，裳是下衣，相当现代的裙。古代男子上衣衣，下着裙。③ 作：起。

④ 趋，疾行。

译文

孔子看见穿丧服的人、穿戴着礼帽礼服的人以及瞎了眼睛的人，相见的时候，他们虽然年轻，孔子一定站起来；走过的时候，一定快走几步。

◎颜渊喟然叹曰^①：『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^②；何晏曰：言不可穷尽。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何晏曰：

言恍惚不可为形象。孙绰曰：夫有限之高，虽嵩岱可陵；有形之坚，虽金石可钻。若乃弥高弥坚，钻仰所不逮。故知绝域之高坚，未可以力至也。驰而不及，待而不至，不行不动，孰能测其妙所哉。江熙

曰：慕圣之道，其殆庶几。是以欲齐其高，而仰之愈邈；思等其深，而钻凿愈坚。尚并其前，而俛仰尘绝，此其所以喟然者也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^③，何晏曰：循循，次序貌。诱，进也。言夫子正以此道进

劝人有所序。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欲罢不能，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尔^④。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。』

孔安国曰：言夫子既以文章开博我，又以礼节节约我，使我欲罢而不能。已竭我才矣，其有所立则又卓

然不可及。言已虽蒙夫子之善诱，犹不能及夫子之所立。孙绰曰：既以文章博我视听，又以礼节约我以中，俯仰动止，莫不景行。才力已竭，犹不能已。罢犹罢息也。常事皆修而行之，若有所兴立，卓然出

乎视听之表。犹天之不可阶而升，从之将何由也，此颜孔所绝处也。吴棫曰：所谓卓尔，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间，非所谓窈冥昏默者。程颐曰：到此地位，功夫尤难，直是峻绝，又大段着力不得。杨时曰：自

可欲之谓善，充而至于大，力行之积也。大而化之，则非力行所及矣，此颜子所以未达一闲也。胡瑗曰：无上事而喟然叹，此颜子学既有得，故述其先难之故、后得之由，而归功于圣人也。高坚前后，语

道体也。仰钻瞻忽，未领其要也。惟夫子循循善诱，先博我以文，使我知古今，达事变；然后约我以礼，使我尊所闻，行所知。如行者之赴家，食者之求饱，是以欲罢而不能，尽心尽力，不少休废。然后

见夫子所立之卓然，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。是盖不怠所从，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也。抑斯叹也，其在请事斯语之后，三月不违之时乎？

注释

① 喟：叹气，叹息。② 弥：更加，愈加。坚：艰深，困难。③ 循循焉：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样子。④ 卓尔：高大直立的样子。

译文

颜渊感叹地说：『（对于老师的学问与道德，）我抬头仰望，越望越觉得高；我努力钻研，越钻研越觉得不可穷尽。看着它好像在前面，忽然又像在后面。老师善于一步一步地诱导我，用各种典籍来丰富我的知识，又用各种礼节来约束我的言行，使我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，直到我用尽了我的全力。好像有一个十分高大的东西立在我前面，虽然我想要追随上去，却没有前进的路径了。』

解读

孔子和颜渊这一对师徒可以说得上是情同父子，学兼师友，真是古今难得一遇的盛事佳话了。颜渊对自己的老师发自肺腑地景仰和尊敬。他感慨自己有幸遇到这样一个好老师，但是对于老师的卓越杰出，他越是钻研越是感到不可及，自己愈是努力愈是力不从心。孔子对于自己的这一学生也是倍加赞赏：颜回好学从来不知疲倦，永远是努力精进，从来没有自满停下来的时候。

师生之间如果都能像孔子和颜回那样，那是多么美好的事啊！老师倾尽全力地传道、授业、解惑，学生也尽心尽力地学习，师生之间其乐融融，教学相长。名师出高徒，一个好老师应该培养出优秀的传人。禅宗语录里说：『弟不过师，师德减半。』何况弟子远不如老师了。今天在很多领域里，都像《风波》里九斤老太说的一样：一代不如一代了。老成凋谢，后继乏人，在人文社科领域里尤其突出。我们希望涌现出一批像孔子那样认真又有学识的好老师，也渴望出现一批像颜回那样好学不倦的学生，这样我们的事业才有前途。

◎子疾病，子路使门人为臣^①。郑玄曰：孔子尝为大夫，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礼。江熙曰：子路以

圣人君道足，宜有臣，犹祷上下神祇也。朱熹曰：夫子时已去位，无家臣。子路欲以家臣治其丧，其意

实尊圣人，而未知所以尊也。病间，曰：『久矣哉！由之行诈也，无臣而为有臣。吾谁欺？欺天乎？孔

安国曰：少差日间。言子路久有是心，非今日也。朱熹曰：病时不知，既差乃知其事，故言我之不当有

家臣，人皆知之，不可欺也。而为有臣，则是欺天而已。人而欺天，莫大之罪。引以自归，其责子路深

矣。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，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？马融曰：无宁，宁也；二三子，门人也。就使我

有臣而死其手，我宁死于弟子之手乎！且予纵不得大葬^②，孔安国曰：君臣礼葬。予死于道路乎？『马

融曰：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礼葬，有二三子在，我宁当忧弃于道路乎？范祖禹曰：曾子将死，起而易箒。

曰：『吾得正而毙焉，斯已矣。』子路欲尊夫子，而不知无臣之不可为有臣，是以陷于行诈，罪至欺

天。君子之于言动，虽微不可不谨。夫子深惩子路，所以警学者也。杨时曰：非知至而意诚，则用智自

私，不知行其所无事，往往自陷于行诈欺天而莫之知也。其子路之谓乎？

注释

①臣：是指家臣。②大葬：按大夫的规格安葬。

译文

孔子患了重病，子路派了门徒去做孔子的家臣（负责料理后事）。后来，孔子的病好了一些，他说：『仲由很久以来就干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。我明明没有家臣，却偏偏要装做有家臣，我骗谁呢？我骗上天吧？与其在家臣的侍候下死去，我宁可在你们这些学生的侍候下死去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而且如果我不能以大夫之礼来安葬，难道就

会被丢在路边没人埋吗？』

◎子贡曰：『有美玉于斯，韞椟而藏诸？』^①求善贾而沽诸？』^②马融曰：韞，藏也。椟，匣也。谓藏诸匣中沽卖也。得善贾，宁肯卖之邪？子曰：『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贾者也。』包咸曰：沽之哉，不銜卖之辞。我居而待贾。王弼曰：重言沽之哉，卖之不疑也。故孔子乃聘诸侯，以急行其道也。朱熹曰：子贡以孔子有道不仕，故设此二端以问也。孔子言固当卖之，但当待贾，而不当求之耳。范祖禹曰：君子未尝不欲仕也，又恶不由其道。士之待礼，犹玉之待贾也。若伊尹之耕于野，伯夷、太公之居于海滨，世无成汤文王，则终焉而已，必不枉道以从人，銜玉而求售也。

◎子欲居九夷。^③马融曰：九夷，东方之夷，有九种。或曰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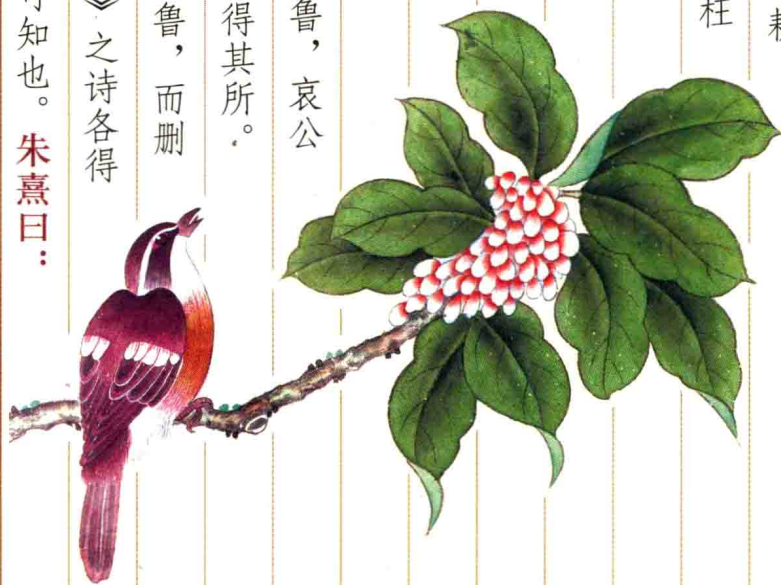
『陋，如之何！』子曰：『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』马融曰：君子所居则化。孙绰曰：九夷所以为陋者，以无礼义也。君子所居者化，则陋有泰也。

◎子曰：『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雅颂各得其所。』郑玄曰：反鲁，哀公

十一年冬，是时道衰乐废，孔子来还，乃正之，故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。

皇侃曰：孔子去鲁后，而鲁礼乐崩坏。孔子以鲁哀公十一年从卫还鲁，而删

《诗》《书》，定礼乐，故乐音得正。乐音得正，所以《雅》《颂》之诗各得其本所也。《雅》《颂》是诗义之美者，美者既正，则余者正，亦可知也。朱熹曰：



鲁哀公十一年冬，孔子自卫反鲁。是时周礼在鲁，然诗乐亦颇残阙失次。孔子周流四方，参互考订，以知其说。晚知道终不行，故归而正之。

注释

① 韞：藏起来，收起来。椟：匣子。后来指怀才不遇。② 九夷：夷，古代对东方少数民族的称呼。这里指的是具体的某个地方，已不可考。

译文

子贡说：『这里有一块美玉，是把它收藏在柜子里呢？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？』孔子说：『卖掉吧，卖掉吧！我正在等着识货的人呢。』

孔子想要搬到九夷去居住。有人说：『那里非常落后闭塞，不开化，怎么能住呢？』孔子说：『有君子去住，就不闭塞落后了。』

孔子说：『我从卫国返回到鲁国以后，乐才得到整理，《雅乐》和《颂乐》各有适当的安排。』

子曰：『**出则事公卿，入则事父兄，丧事不敢不勉，不为酒困，何有于我哉？**』**马融曰：**困，乱也。

皇侃曰：人若能如此，则何复须我，故云何有于我哉也。缘人不能，故有我应世耳。

译文

孔子说：『在外侍奉公卿，在家孝敬父兄，有丧事不敢不尽力去办，不被酒所困，这些事对我来说有什么困难呢？』

解读

孔子说，出门能辅佐公卿做事，在家能伺候父亲兄弟，遇到丧事非常认真地做好，喝酒尽兴而不酗酒，这些

对他来说有什么困难呢？孔子在这里竟然把『不为酒困』作为自己一个突出的优点，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酗酒之风了。比孔子稍早一些的楚国名将子反酷爱饮酒。在晋楚鄢陵大战的前夜，下属献上美酒，子反开怀畅饮，醉得不省人事。晋军在夜色的掩护下忽然进攻，楚王急召子反商量对策，看到子反大醉，长叹一声：『天败楚国！』只能下令迅速撤军。晋军乘势追击，大获全胜。子反回国后，备受谴责，无奈只能自杀谢罪。历史上诸如此类的事还有不少，我们应该引以为戒。此外，饮酒过度可能导致的疾病更是让人担心。李白、陶渊明才华盖世，可是子孙都是平庸之辈，晚年陶渊明有所觉悟：乃是自己饮酒太过所致。因此，尽管今天饮酒已成为一种风尚和文化，我们还是应该提倡适度、适量、文明饮酒。

◎子在川上，曰：『逝者如斯夫！不舍^①昼夜。』包咸曰：逝，往也。言凡往也者如川之流。江熙曰：

言人非南山，立德立功，俛仰时过，临流兴怀。能不慨然乎，圣人以百姓心为心也。孙绰曰：川流不舍，年逝不停，时已晏矣，而道犹不兴，所以忧叹也。程颐曰：此道体也。天运而不已，日往则月来，寒往则暑来，水流而不息，物生而不穷，皆与道为体，运乎昼夜，未尝已也。是以君子法之，自强不息。及其至也，纯亦不已焉。又曰：自汉以来，儒者皆不识此义。此见圣人之心，纯亦不已也。纯亦不已，乃天德也。有天德，便可语王道，其要只在谨独。朱熹曰：自此至篇终，皆勉人进学不已之辞。天地之化，往者过，来者续，无一息之停，乃道体之本然也。然其可指而易见者，莫如川流。故于此发以示人，欲学者时时省察，而无毫发之间断也。

注释

①舍：居住，停留。

译文

孔子在河边，叹道：『消逝的时光像河水一样呀！日夜不停地流去。』

解读

本章是孔子临川而作的哲学思考，万事万物都在运动变化发

展，而不分白天黑夜运行不息，犹江湖河流之水，奔腾而去。邢昺

《正义》里面说：『此章记孔子感叹时事既往，不可追复也。逝，往

也。夫子因在川水之上，见川水之流迅速，且不可追复，故感之而兴

叹，言凡时事往者，如此川之流夫，不以昼夜而有舍止也。』

◎子曰：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』何晏曰：疾时人薄于德而厚于色，故发此言。李充曰：

使好德如好色，则弃邪而反正矣。谢良佐曰：好好色，恶恶臭，诚也。好德如好色，斯诚好德

矣，然民鲜能之。

译文

孔子说：『我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人，喜爱道德赛过喜爱美貌。』

解读

本章孔子谈『好德』之难。人有两个『我』，一个『本我』，一个『超我』，或者说一个是受道德约束的我，

一个是放情纵欲的我，『好德』之我，常常不能胜『好色』之我。孔子说『吾未见』，一是说『仁以为己任』，好



德很难，二是说『食色性也』，人的本性难移。

◎子曰：『譬如为山，未成一簣，止，吾止也；包咸曰：簣，土笼也。此劝人进于道德。为山者，其功虽已多，未成一笼而中道止者，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，见其志不遂，故不与也。譬如平地，虽覆一簣，进，吾往也。』马融曰：平地者将进加功，虽始覆一簣，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，据其欲进而与之。朱熹曰：簣，土笼也。《书》曰：『为山九仞，功亏一簣。』夫子之言，盖出于此。言山成而但少一簣，其止者，吾自止耳；平地而方覆一簣，其进者，吾自往耳。盖学者自强不息，则积少成多；中道而止，则前功尽弃。其止其往，皆在我而不在人也。

译文

孔子说：『好比堆土成山，只要再加一筐土便成山了，如果懒得做下去，这是我自己停止的。又好比在平地上堆土成山，纵是刚刚倒下一筐土，如果决心努力前进，还是要自己坚持呵！』

解读

学习不在乎起点的高低，『为山』，起点在『山』，『平地』，起点在『地』，一则高山，一则大地，中途停止，虽高山亦难济事。不懈努力，虽平地亦可成功。凡事均在坚持，不论学习、工作、事业，均应持之以恒，坚持到底。『为山九仞，功亏一簣。』停止了，便是半途而废。『止，吾止也。』哪怕一无所有，如一张白纸，一块平地，努力坚持，终成美画，终成大山。

◎子曰：『语之而不惰者，其回也与！』何晏曰：颜渊解，故语之而不惰。余人不解，故有惰语之时。范祖禹曰：颜子闻夫子之言，而心解力行，造次颠沛未尝违之。如万物得时雨之润，发荣滋长，何

有于情，此群弟子所不及也。

●子谓颜渊，曰：『惜乎！吾见其进也，未见其止也。』包咸曰：孔子谓颜渊进益未止，痛惜之甚。殷

仲堪曰：夫贤之所假，一悟而尽，岂有弥进之实乎？盖其轨物之行，日见于迹，夫子从而咨嗟以盛德之业也。朱熹曰：颜子既死而孔子惜之，言其方进而未已也。

●子曰：『苗而不秀者有矣夫！秀而不实者有矣夫！』孔安国曰：言万物有生而不育成者，喻人亦然。皇侃曰：为叹颜渊为譬也。万物草木，有苗稼蔚茂，不经秀穗，遭风霜而死者。又亦有虽能秀穗，而值沴焊气，不能有粒实者。故并云有是矣夫也。物既有然，故人亦如此，所以颜渊摧芳兰于早年也。朱熹曰：谷之始生曰苗，吐华曰秀，成谷曰实。盖学而不至于成，有如此者，是以君子贵自勉也。

注释

①情：懈怠，不恭敬。②据《论语注疏》，此章是夫子痛惜颜回早逝而作。

译文

孔子说：『听我说话而能毫不懈怠的，只有颜回一个人吧！』

孔子评价颜渊说：『可惜呀！我只见他不断前进，从来没有看见他停止过。』

孔子说：『庄稼出了苗而不能吐穗扬花的情况是有的；吐穗扬花而不结果实的情况也有。』

解读

这三章是孔子对颜回好学的赞扬以及对其早逝所发的感慨。孔子在《为政篇》中也说到『吾与回言终日，不违似愚』，因其『语之而不惰』，方可与之『言终日』。『语之不惰』是弟子『学而不厌』；『言终日』是先生『诲

人不倦』。一则善学，一则善教，教学相长，珠联璧合，千秋佳话。颜回去世后，孔子对他大约有两次评价，一次是《雍也篇》中哀公问，另一次则是这两章的评价。『惜乎！』一个『惜』字，深深婉叹之情溢于言表。

子曰：『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？四十、五十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』孙綽曰：年在知命，蔑然无闻，不足畏也。尹焞曰：少而不勉，老而无闻，则亦已矣。自少而进者，安知其不至于极乎？是可畏也。朱熹曰：孔子言后生年富力强，足以积学而有待，其势可畏，安知其将来不如我之今日乎？然或不能自勉，至于老而无闻，则不足畏矣。言此以警人，使及时勉学也。曾子曰：『五十而不以善闻，则不闻矣』，盖述此意。

译文

孔子说：『年少的人是可怕的，怎能断定他的将来赶不上现在的人呢？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什么名望，也就不值得惧怕了。』

解读

后生可畏，一是鼓励后辈学须及时，另一层意思是年轻人不可轻视，后生年富力强，精力旺盛，记忆力好，其势不可阻挡，后来者常常居上。怎么知道后来者不如我们现在呢？但有一个前提，必须是『学而不厌』『语之而不惰，言终日不违』类勤奋好学的人，否则不足以让人敬畏。

子曰：『法语之言^①，能无从乎？改之为贵。』孔安国曰：人有过，以正道告之，口无不顺从之，能必自改之，乃为贵。巽与之言^②，能无说乎？绎之为贵^③。马融曰：巽，恭也。谓恭孙谨敬之言，闻之无不说者，能寻绎行之，乃为贵。说而不绎，从而不改，吾未如之何也已矣。』杨时曰：法言，若孟子论

行王政之类是也。巽言，若其论好货好色之类是也。语之而未达，拒之而不受，犹之可也。其或喻焉，则尚庶几其能改绎矣。从且说矣，而不改绎焉，则是终不改绎也已，虽圣人其如之何哉？**朱熹曰：**法语者，正言之也。巽言者，婉而导之也。绎，寻其绪也。法言人所敬惮，故必从；然不改，则面从而已。巽言无所乖忤，故必说；然不绎，则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。

注释

① 法：合乎法则。② 巽：谦逊，恭敬。③ 绎：分析。

译文

孔子说：『严肃而合乎原则的话，能够不接受吗？改正错误才可贵。顺从己意的话，能够不高兴吗？分析一下才可贵。盲目高兴，不加分析；表面接受，实际不改，这种人我是没有办法对付他的。』

解读

劝谏错误，批评错误，通常用两种方式。一是『法语之言』，直截了当，单刀直入。用严厉刚直的语言批评他，正义直指，犯错误的人迫于压力，『能无从乎』，表面上服从，内心并不服从；真正的服从是心服，并付之于行动，『改之为贵』。然而其人，『从而不改』，口服心不服，面从心不改。这是对忠直逆耳之言而采取的阳奉阴违的态度。另一种方式是『巽与之言』，委婉曲折，恭逊谨敬，隐晦含蓄，『婉言以达旨』。然而他听了却感觉舒畅快乐，『能无悦乎』。高兴快乐却不去分析理解劝谏批评者的微言大义，『说而不绎』。这是对恭敬柔顺之言而采取的顺水推舟的方式。这类人你来硬的，他阳奉阴违；来软的，他稀里糊涂。软硬不吃，油盐不进，刀枪不入，属于『固执否塞』的人。孔子对这类针插不进、水泼不进而不接受教育的人是没有办法的，『吾末

如之何也已矣』。

子曰：『主忠信，毋友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』何晏曰：慎所主友，有过务改，皆所以为益。范宁曰：圣人应于物作教，一事时或再言，弟子重师之训，故又书而存焉。朱熹曰：重出而逸其半。

译文

孔子说：『要把忠和信作为人的根本，不要结交不如自己的人，有了过失不要害怕改正。』

子曰：『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』孔安国曰：三军虽众，人心不一，则其将帅可夺而取之。匹夫虽微，苟守其志，不可得而夺也。侯仲良曰：三军之勇在人，匹夫之志在己。故帅可夺而志不可夺，如可夺，则亦不足谓之志矣。

译文

孔子说：『一国军队，可以使它丧失主帅；一个男子汉，却不能强迫他放弃主张。』

解读

本章强调匹夫之志。国家之大，可以去『兵』去『食』，百姓不可去『信』；三军之众，可以去『将』去『帅』，布衣不可去『志』。孔门之『志』，表现为『志于学』『志于道』，『学』即『学道』，『道』亦表现为『德』，好学、好道、好德均应如好色。锲而不舍，如江水之奔流，『不舍昼夜』，志向必须坚定，不可须臾停止。

子曰：『衣敝缁袍，与衣狐貉者立，而不耻者，其由也与？』颜延之曰：狐貉缁袍，诚不足以荣耻，然自非勇于见义者，或以心战不能素泰也。朱熹曰：敝，坏也。缁，泉著也。袍，衣有著者也，盖衣之